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九百二

酒令茅籌又云轉花移酒海今之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為寓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盃者有捻教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吏肇之燕育手勢令其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由人賢士既無係竹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歡故曰開徵雅令窮經史醉吟新吟勝絃管文公亦云令徵前事為觴咏新詩送今略志其美而近者於左

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望水度頭十萬羊
未濟小畜

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李膺指李樹為姓

生而知之

江革隔江見魯般

李柔園裏喚蔡擇

折字為及切者

矢引矧

欠金欽

名字相反切者

干謹字巨引

尹軫字道真

孫程字

稚

古人名姓點畫少者

字文士及

尔朱天光

子州反父

公父文伯

王子比干

王士平

吕太一

王子中

王太立

姜子一

子方

卜巳

方于

王元

丁人

丘乙

文丘

卜武

王立

旗旛令

閃擊令

拋令

白波

莫走令

鞍馬令

皆當時酒令也

釣鰲令

堂上五人庭中四人江絲線繫之石盃盛詣魚四十品逐作一牌子刻魚名有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錄事釋箕一以行勸四為

採珠局格

與釣鰲實同而名異諸人以人名易魚以古

善飲人名

勸酒玉燭

酌酒分數為勸每詩狀令形如體肥瘦 共

之多少仗藝分為賞罰詩皆有味

酒仙投曼債

亦玉燭遺製

骰子令

上酒令

並著詞令

按行令

手勢令

小酒令

三材

凡飲以一人為錄事以糾望須擇有飲材者

材有之善令知音大戶也

勸候有十三

得其時

賓主久問

酒醇生

非觥籌不飲不能令有恥方飲不重膳

不動筵已錄事貌毅法峻明府不受請謁

廢賣律

廢替律

不待酒

使使勿勸勿暴

不歡侯有九

主人各

賓輕主

鋪陳穎而不

樂生般驕

數易令

牛令

造談諧

手相屬

爭散子

招手令

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即以蹲鴟
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鈞戟差玉柱之
旁鈞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閣玉於三分
潛虬无名指也奇兵閣潛虬一寸奇兵小指
也死其三
其腕也其五峯通呼五指
也類說

酒令屬對

唐人飲酒必為令以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締退之令徵前事為之猶有其遺習也常有人奉令云馬援以馬革衆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孝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麤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奉經句字相屬而又重者曰火炎焜罔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蔡寬夫詩話

酒令

安雅堂

孔融開樽第一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嘗薦尊中酒

不空得此不歡但適酌生客一盃

曹參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言言者歡一危隣吏方牽觴歌呼以從之得令人呼聞坐上客說話者先罰一盃得令之人然後與下隣各歌一比曲各酌一盃下隣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雖褻但高聲或多言者當之

鄭左高歌第三

袞袞登臺省冷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其對酒且高歌與對席一人作儒者高歌謾詞古樂府之類各飲一盃如無對席者只以席面正客便是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到處皆
悲辛以對坐客或酒主人為富兒得令者作
騎驢狀扣門索酒富兒與殘盃冷炙既飲食
之作七十字詩一首相謝不能作驢叫三聲
而止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求為板尉一醉萬
事足得令任意醉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
作獺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誦德第六

兀醉恍然醒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螺贏與螻
蛉自飲一盃仍要見枕越籍槽之態對席者
作雷聲左隣者作蜂聲右隣者作蠶伏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鄙不足又之它妻妾相交訕施施高
欲誇得令者起傾折盃中飲些子復於坐客
處求酒飲既而誇之席有妓則作妻妾罵之
無妓則以坐處左右隣為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

三盃草聖傳雲烟驚落紙脫濡濡其首既醉猶
不已作寫字狀歛一盃後脫巾再歛一盃以
鬚髮蘸酒以頭作寫字狀更歛一盃

桓公卜盞第九

樂歛歛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其盡乃
吾心日開得此歛一盃夜則免歛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以
蔬菜飲半盃不得茹葷仍說禪話不能者作
佛事教句俱不能者罰念阿彌陀佛百聲

次公醒狂十一

無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飲亦
如丸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却
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教寡婦共謳歌跳梁為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恭又云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
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

魏久候飲酒使公粟不仁焉為商政其酒令之

漸歟

漢初始開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逸詩云羽觥隨波流後世浮波踈泉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泗沂運駛為

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又有藏鈞之戲或

云起於鈞弋夫有國色而手奉武帝自披之

乃仲後人慕之而為此戲白公詩云徐勣碧

起舞得令者踊躍而舞左客作寡婦謳戲曲

一盃有妓則以妓為寡婦有數妓則以老者

為之

灌夫罵坐十三

座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頃罰以酒夫亦避

悔過得令者作罵生語主人起按項其以罰

一盃

在相萬錢十四

萬錢方下筋鯨吸聲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御盃以筋於果散上遍閱三兩通却不得下
筋乃以口吸引一盃既要候中響聲仍御盃
示衆人

玉所川思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樓在何許珠箔天
之涯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茶一甌作長短
可俚鄙之請一首不能作者亦罰酒

羲之蘭亭十六

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咏雖無絲與竹亦足娛

視聽衆客無大小客飲一盃各賦一詩不能
詩者遂為絲竹管絃之聲能誦吾竹房簡亭
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已得令者作詩飲酒各
倍於衆人

東坡赤壁十七

客喜次洞簫客倦則長嘯竟時戛然鳴夢裏道
士咲得者令初作鶴鳴先飲一盃再作散花
步虛之類左右二客一吹簫一長咲各飲五
分

東亮南樓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吳
不淺登坐物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
詩或遇中秋反夜月當作二詩飲雙盃

醉翁各亭十九

飲少輒至醉衆客一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
其間得令者隨意飲些子坐中有僧則賣一
盃以其作亭之功也仍作禽語衆客於是撫
掌大笑

白博醉鬼二十

醉次先生墓奠者無日間墓上方丈土泥寧何
時乾對席客斟酒一盃讀祭文勸得令者得
令者作鬼歎享之狀而飲

便了行酤二十一

便了耶髯奴執役與行酤鼻涕長一尺持勸王
大夫得令者為童子狀以酒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二十二

知章騎驢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水
底眠酌一盃作酒中騎馬之勢

文季五斗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亦能飲
否自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王氏飲六分無
妓則以對席客為王氏

華歆獨坐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資亦頗頗要須整衣冠遂歸華
獨坐整其衣冠危坐動飲不飲隨意

陳贖糟丘二十五

生不離瓢拘死當號酒徒速為營糟丘吾將老
矣手飲一盃後作歌死收群呼酒徒乃醒

汝陽流涎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遑車津津口
流流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流涎而
已

求年蓮盃二十七

王生文下繪延之私室中消遣白玉樽搗酒生
香風妓用没手盞把人之左右隣各一盃却
揮得令者一類如無妓諳對坐者作妻把酒
三人各一飲却不許揮類

玄明戒飲二十八

山陰剡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策勿
發人已得令過去者戒今得令者之客勿飲
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強吳衍思斷盃中物拳及老癩痴此意豈
可啼生人以拳碓得令之人背罵而強之遂
各飲一盃得令人初作痴態

趙達着射三十

善射卜無有盃著縱橫之美酒與鹿脯既有何
必辭主人以從子作一拳令得籤之人搏之
中其有無雙隻乃不盃仍食少脯不中則免
飲

江公酒兵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洛議共論當
不朽但飲一盃則無他作

幾卿對驢三十二

欲飲脂酒壚裏慢且停車得酒不獨飲乃與驢

卒俱詣爐貰酒與僕各飲一盃如已無僕與
主人之僕配與僕攀話皆不坊

曼卿鰲飲三十三

請君為鰲飲引首出復縮因則料其頭巢則生
抄本此當飲三盃今恐其二任意於三者之
中作一驅左而後飲一盃或不如法罰二盃
仍作鰲飲狀以頭伸縮就飲因去巾帽作扭手
狀以口就酒巢尖蹲坐物上如在巢中亦不
用手飲酒

宗之白眼三十四

蕭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奉觴時一酌白眼望
青天稱美少豈得不能謳請歌一小令南
北隨意然後奉觴作白眼狀

季鷹驪達三十五

吳中張李鷹秋風尊菜羹即特一盃酒何用身
後名有唱吳歌蔬酌半盃

再思高麗三十六

畫道 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起歌舞滿座皆
吹之自唱高麗曲而歌舞罷飲一盃滿坐皆
吹

張敞擒盜三十七

盜首補為吏小偷來買之飲醉賭其衣悉擒無
一遺得令者為賊首先賞一盃坐中紅衣者
為小偷不問幾人但犯身上一點紅者皆飲
一盃乃唱山歌帽纓各及面紅者不在比限
或盛暑無紅衣者則驗皮膚紅赤者皆是

艾子噉臟三十八

艾子醉後噉門人置猪臟本意欲恐之乃譬唐
三藏得令者作吐壯而不與飲但打一好譚
譚不好者罰一盃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輿雄辨不覓驚
四筵隨意酌酒不飲亦聽須談經史或古今
文章之語須高聲卽說尋俗者罰一盃不識
字之人小說譚語等亦可

三問獨醒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履披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
父詞作楚音歌漁父詞或楚詞一章免飲或
此日遇重午如得此令者終席不得飲

物而已歌却不免也

陶穀團茶四十一

可憐陶李士雪水羹團茶党家風味別低唱酌
流霞貧儒無酒可飲羹茶自啜命妓歌雪詞
而已却用骰子擲數一人作党太尉命妓淺
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連擊姦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亦擊醉中正膽大爺也饒
不得得令者以筯捐席中販興之客販興者
作揖謝罪不肯揖者往罰一盃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唱罷薤露亦
能歌酒闌歌罷繼以薤露此所為哀樂失時

可罰酒一盃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叙闊說平生但願斟濁酒彈琴發
消音先說舊事或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詞飲
一盃

趙軛飲水四十五

欠老送趙軛酒酌一盃水豈無尊卜酒分清乃如
此衆人勸得令者水一盃

阮孚解貂四十六

過集為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盃方
見鏡常侍解貂有司刻之若欲免罪飲飲一
盃不願飲須當筵中一跪

白皮集卷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目以為酒令況酒意
乃釋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但滿斟快飲
如倦白波入口故酒令名倦白波得令者如
此法飲一盃

穆生醴酒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為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
逝矣既不嗜酒久不設醴可與免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

洞竇橫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西風相
水秋神仙飲酒必有飄逸不凡之態唱三醉
岳陽一揖淺酌一盃不能者則歌神仙詩三
首

長吉進酒五十

龍笛間鼙鼓皓歌并細舞勸君日酩酊青春忽
將暮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數四人作樂得
令者把主人一盃

嘗君養士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盜却
如何自得令之人左轉數起至第十客為雞
作鷄鳴一聲免飲第十客為狗作狗吠一
聲起偷酒一盃契得令者免飲自于至酉戌
故用十與十
一之類

山簡習池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時能騎馬倒著白
接籬飲一盃作騎馬狀仍以頭巾及帽反載

謝謏風月五十三

讓不妄交接有酒時自酌入室惟清風對飲有
明月對坐者或客把得令者一盃以盞盤
作明月照其面得令者还一盃右客
得令之者面

宗武沽酒五十四

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
能除右向第二客以一盃酒於此人頭上迤
過與得令人勸主人飲如得令者有父在坐
乃勸其父

平原滅燭五十五

夜飲燭忽滅客牽美火衣人衣統其纓盡絕乃
不知滅筵上之燭少時不問有妓無妓皆許
衆說惡口一語却不得裏時動手或日間來

有燭但俱閉目仍要藝語得令者於暗中飲一盃以贖牽衣之罪併免絕纓

相如條器五十六

文園雖病渴條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夫人來坐中之人肯作卓王孫者得令之人特洗盞勸夫人回水一盞以沃其渴或無人肯作夫人得令者自洗盞自喫水

長卿沐猴五十七

可咲擅長卿巧作沐猴舞又欲與與狗鬪得此亦良若得令者作湖後舞又適向生中戍生之人作鬪狀既罷罰一盃如無戍生者則不必酒

郭环裸飲五十八

昔有洛陽令姓郭乃名瑛裸袒呼進酒侍婢致
十人得令者解衣令妓環立進酒一盃如無
妓諸客繞之亦飲一盃而止

文淵酒紅五十九

缸酒五百神耳味置兩頭及覆以飲之疲憊當
即休得令者先喫甜物一味進酒一盃作五
呷後再喫甜物一味

畢卓盜飲六十

可嘆畢吏部盜飲北舍即既曹瓮下縛更醉亦
何妨竊飲隣客之盃客執之呼以為賊乃命
巨觥沃之仍罰做俚鄙詩一首

阮咸豕飲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盃飲無盃觴即豕亦 夾何異食

樽攘用盆貯酒一盞作猪喫食狀於盆中衆飲之仍作猪呌座上亥生之人亦如此配飲
光逸窺竇六十二

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乎入飲之窺竇勝
排戶得令者以手窺案下大叫一聲對面者
作狗吠一聲以吞衆人乎起之浮以太白

荆巫淫祀六十三

羊猪鮮且肥清醑更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
得飢得令者作師巫請神狀遍獻衆客一盃
衆客作神享之

靈師花月六十四

飲酒尽百盃梟盧叱回旋有時醉花月高唱清
且線得此者是僧作法事飲酒三盃畢乃以

骰子擲教一又則為韓文公僧求詩文公以
文談正色排斥僧唱曲把酒陪告乃止

楊惲羔酒六十五

趙女善鼓琴奴婢皆歌呼酒後自拊缶秦聲何
鳴鳴惲以田家自娛得令者作田父鼓盆擊
碗作鳴鳴聲或山歌自飲一盃對坐者為趙
女鼓琴餘客隨意群唱或歌或曲衆聲俱以
發也

德秀彈琴六十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娛欣然酌
春酒以手作彈琴之狀或曰中叮嚀隨意一
酌

淳于一石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情勸則倍之握手更多酌襟解不
復辭此意有四意得令之人若值此席有尊
客在上止飲半盃若得令者是席面已上之
人或賓交相勸可飲一盃若坐無尊長而皆
昵狎之客及有謳者可握手兩盃若謳者後
點可喜肯解襟調笑隨意唱曲痛飲或願配
飲者聽

樊魯卮酒六十八

頭髮俱上指脰目人披帷我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辨作勇而且怒狀張目立飲一巨觥仍食
生肉鮓之類

荆明賊詩六十九

登高賊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壺自傾壺空絕

飲歷得令者登生物上立作選什四句不能
者誦陶詩一首壺中有酒則酌一盃或酒盡
壺空則偶未有酒則免飲若此日值重九可
作三詩飲三巨觥仍泛菊

謫仙獨酌七十

花下一壺酒濁酌無相新我歌自徘徊對飲成
三人既在花下必須簪花自歌佳詞飲一盃
隨意邀一人為月肯飲者飲不從則止

文君當爐七十一

文君奔相如其心自當爐長向琴堂下妖嬈與
人作婦人喚人飲至坐客自願飲者得令
之人把盞口作琴調侑觴仍伴飲一盃若席
間有妓得令者不願作文君起揖請代作亦

吳姬歡客七十二

柳花蒲店香壓酒勸客嘗金陵皆子弟為我各
盡觴得令者簪花作妓謳一曲勸坐上年最
少者兩人各一觴亦回吳姬一觴

孟嘉落帽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寬風吹了頭
巾去科頭酌酒隨意多寬此日若值重九須
作九日詩一首挿菊於髻去菊於盃飲三巨
觥

孔郡糟肉七十四

何為市易爛因覆酒家甌君不見糟肉淹之更
堪久得令者初自責白酒能害人何故常醉

自此當不飲矣復自勸曰酒亦能益人且更酌一盃遂一盃

杜康死日七十五

杜康

醒其死日在酉何為不會客不忍飲

此酒得此日三四不得與令抽牌若此日值酉日乃謂之踏着火遂終席不得與令矣

黃公酒壚七十六

三戎與嵇阮昔為林竹遊二公今已往佇立使我愁王戎嘆嵇阮之亡今得令者亦思已死之友二人而以酒酌之若所思非其人者隨量罰酒

潯陽送客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回燈司馬青

衫濕得令者作商婦彈琵琶請主人及席端
各飲一盃畢主人仍作哭聲

王績待詔七十八

待詔何樂耶良醞可戀耳三升曾作斗稱斗酒
李飲本飲三分今增作一盃頭只飲三分亦聽
既稱李士必能諳書請讀經書一章

庾純行酒七十九

賈充宴住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為行酒衆人敢
不契得令者執盃起勸坐上一二人量高
既不得濫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八十

要其有酒食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豈
虛辭得令者奪人酒肉而飲食之如客人之

前無酒肉起斟壺中酒攫俎上肉荒忙如奪之狀

蕭酖神八十一

蕭酖守吳吳每與虜神飲歌歡至一斛酒色上神影得令者讀祝文勸對坐客飲五分對客作神之狀而飲亦還勸五分

桃馥酒泉八十二

九河濱趙蕪八菽為薪蒸庖姐七澤蕪青池葉餘生得令者自謳回回曲自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八十三

孔奕頗明察兩盟一乃水河為遂知之輕重有異耳此客得令主人密命僕斟水酒各一盃來以器盞以任取一盃飲遇水喫水遇酒喫

酒不得辭

揚雄寄字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奇字為君論得令者為雄揚坐中肯以酒勸者酌得令之人一盃却說一難字如揚雄不識再罰一盃

馬周獨酌八十五

賈王舍新豐主人不之顧舍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為酒上主人者作不采得令者之狀得令者呼酒自酌一盃如店中買飲

元明通騷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是佳器惟須讀離騷一飲和萬事讀離騷一章飲一盃

孫濟酒債八十七

尋常行坐處屢欠酒家緡欲貸此緡袍得錢乃償人得令者自酌隨意多少然後解衣还人也

馮生三絕八十八

清吟復艷歌琵琶得三昧長為不速客得酒且勸喜於座中獵酒有留之者則就坐然後作一詩謳一曲作琵琶聲狀乃沃以三半盃

劉寬比怨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还容乃罵畜產其辱孰甚焉得令者為蒼頭斟酒一盃置面前又之方飲席端罵得令者為畜生得令者要自殺主人責席端而罰半盃

玄石醉葬九十

刘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醉誤葬疑醉死發葬無恙否得令者飲一盃遂隱几良久直待下次令畢方起

白墮擒姦九十一

刘氏善釀酒鴻賓齋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為擒姦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次得令之人此客得之又與下次之人遂飲之上兩人遂呼飲者為賊賊應日賊得酒喫了乃止

田父泥飲九十二

拾遺能住否 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欵起時被肘得令者作田父相留前次得令之客用碟子勸酒一碟且作村話及高聲取果子并

以時留客

郭肱被誣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喫酒李公何
醉焉得令者以骰子任擲一人飲酒左右轉
數皆不妨數著者飲隨意多少却稱得令人
姓名飲酒

陰鏗飲僕九十四

吾儕終日醉執不者知味坐客勿笑我人情乃
如此得令者自不飲而飲執爵之人

嚴氏乳酒九十五

乳酒下清雲濃香辛見分走送憐漁父聞嘗得
馬軍對面者作馬嘶勸得令者得令者勸漁
歌而飲半盃

翹生周味九十六

玄真葉法善幼術誠荒唐遺致翹秀才風味不
可忘得令者為葉法善作道士法事不攻行
令之人為翹生作秀才舞把衆客一盃飲罷
衆謝二人

李泌虛誕九十七

家人速洒掃洪厓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深
疑積得令者自稱謊賊飲酒酌一盃後復稱
謊賊飲畢

案天之樂九十八

菱角靴笙簾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
意歌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數人各依樂器歌
舞得令者欲飲則飲不飲亦隨

酈生落魄九十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溺冠且請作
長揖為強蕩書生狀作極長之揖坐客兌酌
薛濤改令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為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改
亦可得令者當別行一小令以助衆賓之歡
或一巡後復奉元令若無令既久自此止亦
可

字盡之繁者

蘇繼顏

謝靈運

韓麒麟

李繼鸞

邊歸謹

鸞鷹

鱗鯪

蕭鸞

音聲同者

高教魯

田延年

劉幽求

字盡類者

由甲

李季

臺字去吉增點成室

居字去古增點成戶

火炎昆岡

山火器

百金之士千萬五刑之屬三千

蕩蕩乎民無能名次次焉入樂其性

公子牟身在江湖

魏闕鄭子真耕於岩石

名動京師

前徒似戈以北長者扶義而

運天德以君世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予粘頭續尾

之嘗有客云雖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

居首者欲以昆宮子啓美焉也者矣焉也者
央咩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令至口太白

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佳頭盤唱遺輸長駟
波卷白蓮擲禾成盧注云頭盤卷白波莫走
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孟元白一時之事
尔

國史譜稱鄭弘慶始初平素精四字令未詳
其法

廣志卷之九百三

廣志卷之九百四

樂

要語

說文樂五聲八音摠名象鼓鞀木虡通論曰木樂為樂樂出於人心布於管絃彌廣則備鼓鞀曰象鼓形絃在木上

芴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也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禹曰九功惟叙叙惟歌戎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也保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聰

察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
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
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忽治之反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
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 上謂之
納汝聰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
也

夔曰憂擊

考擊

鳴求

也玉

搏

也臣

拊

也循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虞賓

也冊朱

在位

群后

德讓

下之

管

鼗鼓

而如

小鼓

有合止祝

敵

也

以笙

樂鑄

以管

鳥

駝

踏

踏

蕭韶

九成

鳳

鳳

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當上之樂
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
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冊
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
可知矣上言以詠下言以問相對而言蓋與
詠歌迭奏也蕭古文作劓舞者所執之物蕭
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
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
若來舞而有容儀也

周禮大司樂

樂

之長

掌成均

之灋

成均

之灋

成均

之灋

成均

之灋

成均

之灋

成均

之灋

成均

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公卿大夫

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

以樂德教國子中

偏

不和

中

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者有德者使教焉

以樂德教國子中

偏

不和

中

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庸也孝也

善父

友

善兄

以樂語教國子興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詞述道其直言諷動微言之誦前以聲言發端語曰言能聚物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如其出大卷言皆黃帝樂

大咸樂先大磬與同大夏樂尚大濩樂湯大武樂武王

以六律樂黃鍾太簇姑洗六同樂大呂夾鍾中鍾五

聲徵宮羽商角八音金石革絲木竹六舞樂六代大合樂

同聲所以大以示鬼神示郊奏之以和邦國諸侯

以諧萬民知射以安賓客用之以說遠人之四夷

以作動而而承萬物

大師樂工之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

陰六呂陽聲六律黃鍾大蕤姑洗黎賓夷則無射陰

聲六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瑟土

頃華鼓絲琴木鼓匏笙竹管教六詩曰風國風

侯

曰賦其節曰此為賦曰興非物曰雅大小曰頌

歌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

替登歌帥替賦作合奏擊拊如拊形下管播樂器

吹管者合奏鼓幟註音微小大饗亦如之饗諸侯

在下大射帥鼓而歌射節大用射之大師大起軍法執同律

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徵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

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合在地為

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

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

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

然之合所會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

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

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
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
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
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
聲然五聲寓於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
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陽
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
陽之正是以危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
音

同

即六同

律也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

方陰陽之聲

陰陽聲屬天

以為樂器以有十二

律為之數度

分寸二三四為度

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

大小之量

凡和樂亦如之

謂和樂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在為宮也

書曰聲依未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
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
非變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
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
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
變宮蕤賓為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
之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
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
然後旋轉為宮次第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
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
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千戚羽旄謂之

樂

情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声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故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懣之音矣

劉彘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声至濁於五声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絃声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絃声半清半濁居五声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声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木絃用

四十八絃為最久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
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
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
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
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
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
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
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
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
怙憑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地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詔上行松而
不可止也

凡昔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政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玄曰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

應之是和也。回謂乎遠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方物之理。

是物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太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魏又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天古樂進旅

也退旅

進退

齊一退

和正

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柷鼓

樂衆

特鼓

而作

始奏以文

謂鼓

復亂

卒

以武

也

治亂以相

也柷

訊

治疾

也

以雅

樂

君子於是語

於是語

於是道

古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

退俯

紉行

亂列

姦聲以濫

正

溺而不正及優

俳

侏儻

短小優

猴猴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

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

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子

臣按帝王之樂莫成於韶武孔子以之而並

論而皆有盡美之稱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後

世言文樂者宗韶言武樂者宗武皆所謂至

矣盡矣不可復加者也韶樂之制備於虞書

武舞之義詳於樂記後世有志於帝王之樂者尚有考於斯二者以為萬世作樂之準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教於衆仲對曰天子

用八十八八六諸侯用六十六六三大夫四四四四十

士二二士二有勛賜衆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之八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赤和五味一氣

樂居第一動二體文舞武有三類頌雅四物以四方之

五聲徵宮商角六律黃鍾大蕤姑洗七音徵宮商角

徵變八風風八方之風闕闕風不周廣廣景九

歌九歌之也以相成也然合此為九清濁大小短

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

相濟也相合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司州鳩曰

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

量之以制度律長短其均也鍾百官執也道儀法紀

之以三入天地平之以六也律成於十二律二天之

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中鍾聚也於陽

此所以宣養六氣陰陽九德即六也由是

第之二曰大簇達於上所以金奏為高故為

奏金贊陽贊伍出滯發也三曰姑洗姑樂所以

脩潔百物考神納寶合致神人也四曰蕤賓陰

委於下有似實盛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曰夷則夷法所以誅歌九則法則之平民無

貳武

也六曰無射陽氣散散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六閒即六呂以揚

沈伏發揚而黜也散越也元閒陰繫於陽

元主故曰大呂受天之氣成於黃鍾助宣物也二閒夾

鍾鍾助聚陽出四隙之細四時也三閒中呂

宣中氣也四閒林氣盛鍾和辰也百事俾使莫

不任職任肅也純也大俗也五閒南也呂贊陽秀

也六閒應也鍾均利器用俾應後也律呂不易

無竅物也細角細徵羽鈞也調有鍾大為無鑄小為

昭也明其大也大宮大謂鈞有鑄無鍾甚大魚鑄

鳴其細也平細則用大以大平獨大則用小以細

木竹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

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賞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
流人於而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
代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
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
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
亢麗微末以象殺代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
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
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
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分南風之詩分可
以阜吾民之財分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
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
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
為誠大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帝紂為天

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臣按象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蓋
人心善惡皆於樂聲見之故孔子聞其琴聲
而為此言既言樂必以中聲為節而又推其
聲有南北之異南者生育之鄉舜歌南風之
詩其興也勃然舍和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
域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暴亂而終以亡
人君之於音樂烏可以不謹其所好樂者乎
然舜非獨帝也當世化之皆有諧讓文美紂
非獨亡也當世化之皆交靡靡之風由是觀
之聲之有南北其來也遠矣今世樂部亦分
為南北北音自金元入中國始有之世

謂宋世以來所遺之音為南音

音流於哀

忍北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華夷混融之效
我

國家復二帝三王之正統革去夷習而世俗
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所以奏中聲之節
歌解愠阜財之詩以一洗金元亢麗微未之
習不能無望於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
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

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声容之盛善
者美之實也舜紂克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
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

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子曰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顏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樂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
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
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淫
八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
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
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
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
能自止故有賊君彘父輕生賤倫不可禁者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故

其声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
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此也律取黃鍾黃鍾
之声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声攷之
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得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
幾粒然後推而史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
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应則將数等驗之看如
何大小者方應其数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
羊頭山黍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
也

張載曰声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
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
大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
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若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

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
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洗
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
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王以盡五声二變之用則
宮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時出於
其外以取諸律半声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
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
諸半声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
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
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
盡也諸律半声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
半声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
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

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鍾聲之前假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

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善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

仁以宮
五聲
說

熹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實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奚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瑛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

讓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

會

指歷代

黥涅之餘

魏漢

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

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臣細不措積之累

年乃若異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

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

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

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

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

若声聖人因神而有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

声氣之尤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

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

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

律法又曰次以攷声列以候氣皆以声之清濁
氣之先後求黃鍾若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
夫律長則声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声而氣
不應律短則声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声而
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声氣之中而莫適
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声或極其短
或極其長長知之内每若一分以為一管皆即
以為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圓徑如黃鍾之法焉
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声可得淺深以列則中
氣可驗苟声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
黃鍾者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
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
梁隋以來又索之柶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

專恃黍黍而金石亦不獲致矣夫金石真偽固
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
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于穀秬
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
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
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
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
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
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音
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蟻無非聲也律
則寓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
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

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丘濬曰臣按葢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所謂黃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剝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是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寸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聲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破之管絃慕

氏又欲別為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
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卒書之存以俟後世
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
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
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己意附
其下方甚簡約而極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
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
今即其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

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

氏又與其門人攷訂禮書又定

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

鐘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

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釐毫絜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
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
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
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
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
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黃
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教法大槩
率米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遠其樂制
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數千載
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為後世
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未之
思過半矣